

梁任公近著

第一輯 下卷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老子哲學

一 老子的傳記

研究歷史的人，找不到完備正確的史料，是件最苦的事。像老子怎麼偉大的人物，我們要考他的履歷，就靠的是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裏頭幾百字；還敘得迷離惝怳；其餘別的書講老子言論行事，雖也不少；但或是寓言，或是後人假造，都沒有充當史料的價值。我們根據史記和別的書，可憐！僅得著幾條較為可靠的事實。第一：老子姓李，名耳，亦名聃。第二：他是楚國人。或說是陳國人，但陳國當時已被楚國滅了，或者是他原籍。第三：他在周朝做過「守藏史」的官，用現在名號翻出來，就是國立圖書館館長。第四：他和孔子是見過面的。見面不知在那一年，清儒閻若璩，據禮記曾子問篇，說是在魯昭公二十四年（前五一八）孔子三十四歲；四書釋地續林春

據莊子天運篇說是在魯定公八年（前五〇一）孔子五十一歲。依我看來，後說較爲可信。因爲孔子五十歲以後，思想像很變，大概是受了老子的影響。我們爲甚麼研究這些年代呢？因爲要知道老子是什麼時候的人。孔子五十一歲見老子的話若真，老子若是長孔子二十歲，那時應該七十多歲，若長三十歲，應該八十多歲了。因此可以推定老子的生年，應在周簡王末周靈王初，約在西歷紀元前五百七八十年間了。第五：有一位老萊子，一位太史儋，和他是一人還是兩人三人，連司馬遷也鬧不清楚，可見古代關於老子的傳說很多。第六：他死在中國，莊子養生主篇是有明文的，可見後來說甚麼「西度流沙化胡」咧，「昇仙」咧，都是謠言。第七：他有箇兒子名宗，曾爲魏將，可以知道他離戰國時甚近。

在這些材料裏頭，有兩點應特別注意。第一：老子是楚國（或陳國）人，當時算是中國的南部。北方人性質，嚴正保守，南方人性質，活潑進取，

這是歷史上普通現象。所以老子學術，純帶革命的色彩。第二：他做「守藏史」這官，極有關係。因為這地位是從前宗教掌故的總匯，漢志所謂「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，然後知秉要執本」；可見得這樣高深的學術，雖由哲人創造，卻也並不是一無憑藉哩。

一一 老子的學說

我很感覺困難；因為纔講到正文，講的便是老子；老子的學說，是最高深玄遠的，而且驟然看去很像無用；恐怕把諸君的興味打斷了。所以我先奉勸諸君幾句話：頭一件：諸君雖然聽得難懂，還須越發留心聽下去。因為你的腦有一種神祕力，會貯藏識想，久後慢慢發芽；你現在雖不懂，將來要懂起來，我的講義總可以給你一箇大幫助；像吃橄欖，慢慢的會回甘哩。第二件：諸君別要說這種學問無用。因為我們要做事業要做學問，最要緊是把自己神智弄得清明；正和做生意的人要有本錢一般。像老子莊

子乃至後來的佛學，都是教我們趨本錢的方法。我第一次講學問分類的時候，說那第二類精神生活向上的學問，一部分就是指這些。這些操練心境的學問，恰恰和你們學體育來操練身體一般，萬不可以說他無用。

如今講到本題了。研究老子學說就是研究這部「五千言的老子」。這部書有人叫他做道德經，雖然是後起的名稱，但他全部講的不外一箇「道」字，那是無可疑了。這書雖然僅有五千字，但含的義理真多；我替諸君理出箇眉目，分三大部門來研究。第一部門是說道的本體，第二部門是說道的名相，第三部門是說道的作用。

第一 本體論

什麼叫做本體論？人類思想到稍爲進步的時代，總想求索宇宙萬物從何而來？以何爲體？這是東西古今學術界久懸未決的問題。據我想來，怕是到底不能解決，但雖然不能解決，學者還是喜歡研究他。研究的結果，

雖或對於解決本問題枉用工夫，然而引起別方面問題的研究，於學術進步，就極有關係了。今爲引起諸君興味起見，要把全世界學術界對於這問題的大勢，用最簡略的語句稍爲說明。

這箇問題最初的爭辯，就是有神論和無神論。有神論一派，說宇宙萬有都是神創造的。然則宇宙無體，神就是他的體，我們不必研究宇宙，只要研究「神」就穀了。但「神」這樣東西，卻是只許信仰，不許研究。所以主張有神論的，歸根便到學問範圍以外。總要無神論發生，學問纔會成立，所謂「本體論」纔會成箇問題。第二步的爭辯，就是一元論，二元論，多元論；——或是唯物論，唯心論，心物並行論。其錯綜關係略如下：

二元——心物對

一元——唯心

唯物

多元——心物雜

既已將神造論打破，則萬有的本體，自然求諸萬有的自身。最初發達的，是從客觀上求；於是有一元的唯物論或多元的唯物論。一元的唯物論，當很幼稚的時代，是在萬物中拈出一物認他爲萬物之本。如希臘的德黎士 Thales 說水爲萬物之本，波斯教說火爲萬物之本，印度有地宗水宗火宗風宗空宗方宗時宗等。多元的唯物論，如中國陰陽家言「五行化生萬物」，印度順世外道言「四大（地水火風）生一切有情」等。還有心物混雜的多元論；如印度勝論宗說萬有由九種事物和合而生，一地二水三火四風五空六時七方八我九意。但多元論總是不能成立；因爲凡研究本體的人，原是要要求箇「一以貫之」的道理，這種又麻煩又有罅漏的學說，自然不能滿意；所以主張唯物論的人，結果趨向到一元。印度諸外道所說的「極微」，近世歐美學者說原子的析合電子的振動，算是極精密之一元的唯物論了。以上所說各派的人都是向客觀的物質求宇宙本體。但子細研究下去，客觀的物質是

否能獨立存在，卻成了大問題。譬如這裏一張桌子，一塊黑板，拿常識看過去，都說是實有其物。但何以說他是有，是由我的眼看見，由我的心想到；然則桌子黑板，是否能離開了我們意識獨立存在？假如我們一羣人都像桌子一般沒有意識，是否世界上還能說有這塊黑板？我們一羣人都像黑板一般沒有意識，是否世界上還能說有這張桌子？再換一方面說；諸君今日聽我說了桌子黑板之後，明天雖然把這桌子黑板撤去，諸君閉眼一想，桌子黑板，依然活活現出來。乃至隔了許多年，諸君離開學校到了外國，一想起今日的情事，桌子黑板，還牢牢在諸君心目中。這樣說來，桌子黑板的存在，不是靠他的自身，是靠我們的意識。簡單說，就是只有主觀的存在，沒有客觀的存在。這一派的主張，就是唯心的一元論。在歐洲哲學史上唯物唯心兩派的一元論，直鬧了二千多年，始終並未解決。其中還常常有心物對立的二元論來調和折衷，議論越發多了。

再進一步，本體到底是「空」呀還是「有」呢？又成了大問題。主張唯物論的，驟看過去，好像是說「有」了。但由粗的物質推到原子，由原子推到電子，電子的振動，全靠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「力」。到底是「有」還是「空」，就很難說了。主張唯心論的，驟看過去，好像是說「空」了。但唯心論總靠我自己做出發點，「我」到底有沒有呢？若是連我都沒有，怎麼能用思想呢？所以法國大哲笛卡兒有句很有名的話，說『我思故我在』。我既不「空」，那末，宇宙本體，自然也都不「空」了。所以這「空有」的問題，也打了幾千年官司，沒有決定。這是印度人和歐洲人研究本體論的大略形勢。

佛說卻和這些完全不同。佛說以爲什麼神咧非神咧物咧心咧空咧有咧，都是名相上的話頭；一落名相，便非本體；本體是要離開一切名相纔能證得的。大乘起信論說得最好；

『依一心法有二種門，一者心真如門，二者心生滅門，是二種門皆各總

攝一切法。……以是二門不相離故』。

心真如門是說本體，心生滅門是說名相。真如的本體怎麼樣呢？他說『是故一切法，從本已來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，畢竟平等，無有變異，不可破壞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，但隨妄念不可得故，言真如者，亦無有相。謂言說之極，因言遣言；此真如體無有可遣，以一切法悉皆真故，亦無可立，以一切法皆同如故。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，故名爲真如』。

我們且看老子的本體論怎麼說法？他說：

『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「道」，強名之曰大』。

又說：

『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』。

又說：

『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，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，繇繇若存，用之不勤』。

又說：

『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』。

又說：

『道沖而用之，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，……湛兮似或存，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』。

又說：

『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，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爲一。……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，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

之象，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

又說：

『道之爲物，惟恍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，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』。

又說：

『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，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爲之容』。

我們要把這幾段話細細的研究出箇頭緒來。他說的『先天地生』，說的『是謂天地根』，說的『象帝之先』，這分明說道的本體。是要超出『天』的觀念來求他；把古代的『神造說』極力破除。後來子思說：『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』，董仲舒說『道之大原出於天』，這都是說顛倒了。老子說的是『天法道』，不說『道法天』，是他見解最高處。

他說：『有物混成』，豈不明明說道體是『有』嗎？他怕人誤會了；所以

又說：『視之不見……聽之不聞……搏之不得……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』。然則道體豈不是「無」嗎？他又怕人誤會了；趕緊說：『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』。又說：『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』。然則道體到底是有還是無呢？老子的意思以爲：有咧無咧，都是名相邊的話，不應該拿來說本體，正如起信論說的：『真如自性，非有相，非無相，非非有相，非非無相，非有無俱相』。然則爲什麼又說有說無呢？所謂『因言遣言』，既已和我們說這「道」，不能不假定說是有物，你逕認他是「有」卻不對了，不得已說是「非有」，你逕認他是「非有」，又不對了，不得已說是「非非有」。其實有無兩箇字都說不上，纔開口便錯，這是老子反覆丁寧的意思。

究竟道的本體是怎麼樣呢？他是『寂兮寥兮』『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』的東西，像起信論說的「如實空」。他是『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

有信』的東西，像起信論說的「如實不空」。他是『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』的東西，像起信論說的「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」。他是『可以爲天下母』，『似萬物之宗』，『是謂天地根』的東西，像起信論說的「總攝一切法」。莊子天下篇批評老子學說，說他『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』這句話最好。若是毀萬物的虛空，便成了頑空了；如何能爲萬物宗爲天地根呢？老子所說，很合著佛教所謂「真空妙有」的道理。

他的名和相，本來是不應該說的，但既已開口說了，只好勉強找些形容詞來。所以說：『微妙元通深不可識，夫惟不可識，故強爲之容』。試看他怎麼強爲之容？他說了許多『寂兮寥兮』『窈兮冥兮』『惚兮恍兮惚兮恍兮』又說：『淵兮似……』『湛兮似……』。又說：『豫焉若……』猶然若……儼兮若……渙兮若……敦兮其若……曠兮其若……混兮其若……。不直說「萬物之宗」，但說「似萬物之宗」；不直說「帝之先」，但說「象帝之先」；不

直說「不盈」，但說『或不盈』；不直說「存」，但說『縣縣若存』。因為說一種相，怕人跟著所說誤會了；所以加上種種不定的形容詞，叫你別要認真。「名」也是這樣。他說：『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名之曰大』，又說：『是謂玄牝』，又說：『玄之又玄』，又說：『無狀之狀，無象之象，是謂惚恍』。因為立一箇名，怕人跟著所立誤會了，所以左說一箇，右說一箇，好像是迷離恍恍，其實是表示不應該立名的意思。

然則我們怎麼樣纔能領會這本體呢？佛經上常說「不可思議」，尋常當作「不能殫思議」解，是錯了，他說的是「不許思議」，因為一涉思議便非本體，所以起信論說『離念境界唯證相應』。老子說的，也很有這箇意思。他說：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』，又說：『其出彌遠其知彌少』，又說：『爲學日益，爲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爲』。因為要知道的本體，是要參證得來的，不是靠尋常學問智識得來的。所以他又說：『絕學無憂』。

他又說：『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，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，下士聞道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爲道也』。道的本體，既然是要離卻尋常學問智識的範圍去求；據一般人想來，離卻學問智識，還求個甚麼呢？求起來有甚麼用處呢？怪不得要大笑了。

第二 名相論

本體既是個不許議思的東西，所以爲一般人說法，只得從名相上入手。名相剖析得精確，也可以從此悟入真理。佛教所以有法相宗，就是這個緣故。我們且看老子的名相論，是怎麼樣？他的書第一章，就是說明本體和名相的關係。他說道：

『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萬物之母。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同，出而異名。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』。

（斷句有與舊不同處應注意）

這一章本是全書的總綱，把體相用三件都提繫起來。頭四句是講的本體，他說：「道本來是不可說的。說出來的道，已經不是本來常住之道了；名本來不應該立的，立一個名，也不是有常的名了」。但是既已不得已而立些「名」，那「名」應該怎樣分析呢？他第五六兩句說道：「姑且拿個無字來名那天地之始，拿個有字來名那萬物之母罷」。上句說的就是起信論的「心真如門」，下句說的就是那「心生滅門」。然則研究這些名相有什麼用處呢？他第七第八兩句說：「我們常要做『無』的工夫；用來觀察本來的妙處，又常要做『有』的工夫，用來觀察事物的邊際」。他講了這三段話，又怕人將有無分爲兩事，便錯了。所以申明幾句，說：「這兩件本來是同的，不過表現出來名相不同；不同的名叫做有無，同的名叫做什麼呢？可以叫做『玄』。這幾句又歸結到本體了。」

（附言）老子書中許多「無」字，最好作「空」字解。「空」者像一面鏡，鏡內